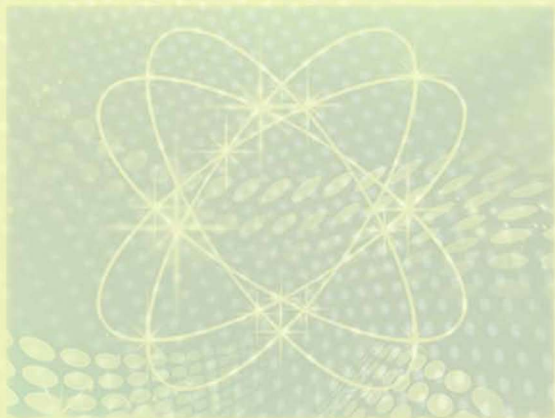


想飞的山岩

叶延滨 著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想飞的山岩 / 叶延滨著. — 重庆 :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9

ISBN 978-7-5621-8945-9

I. ①想… II. ①叶… III. ①诗集—中国—当代
IV.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196205号

想飞的山岩

XIANGFEI DE SHANYAN

叶延滨 著

总 策 划: 蒋登科 吕 杭

责任编辑: 易晓艳

封面设计:  润江文化

版式设计:  周 娟 刘 玲 李 扬

出版发行: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址: 重庆市北碚区天生路2号

邮编: 400715

网址: <http://www.xscbs.com>

印 刷: 重庆紫石东南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1194mm 1/32

印 张: 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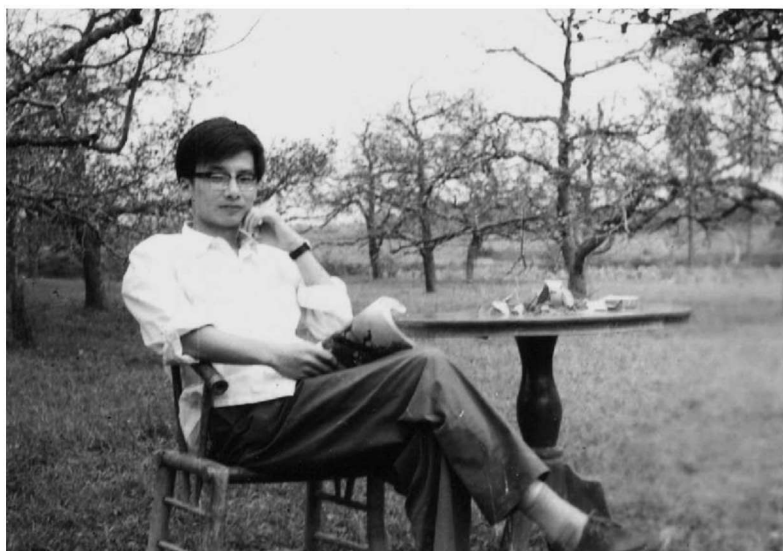
字 数: 128千

版 次: 2017年10月 第1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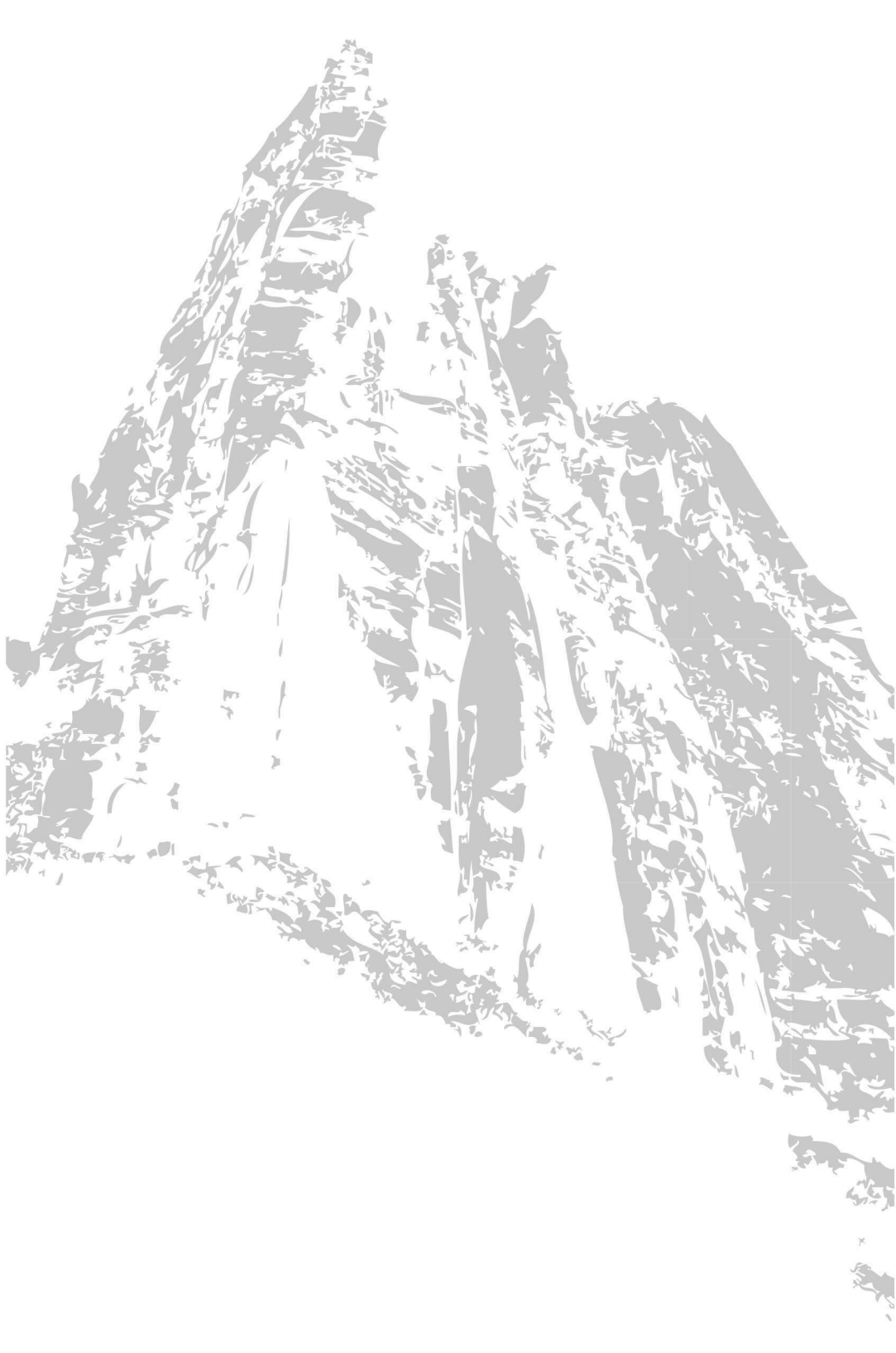
印 次: 2017年10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21-8945-9

定 价: 42.00 元



1982 年刚到《星星》工作



003	干妈
014	御花园
015	廊
016	中国
017	环行公路的圆和古城的直线
019	比我小五岁的班主任
021	生命之火
026	抢救……缓行
028	白色，囚禁在雪线上
030	桥
033	想飞的山岩
035	在紫光下
042	窗外尚无诗意

047	这片土地	
051	长城，真的断过	
053	读陕北民歌集	
055	透明的诗句	
057	鸽子	
058	囚徒与白鸽	
062	驮炭的毛驴走在山道上	
064	礁的絮语	
069	生产队一头小灰驴	
074	“达尔文”的故事	
080	高原之子（组诗）	
		087 一辆运煤列车的守车
		089 别忙着宣布结局
		091 最后一圈
		093 诗
		095 母亲的故事（组诗）
		105 浪花上的阳光
		106 骚动的大地
		107 烟波里
		108 海梦
		109 摸鱼儿
		110 美丽瞬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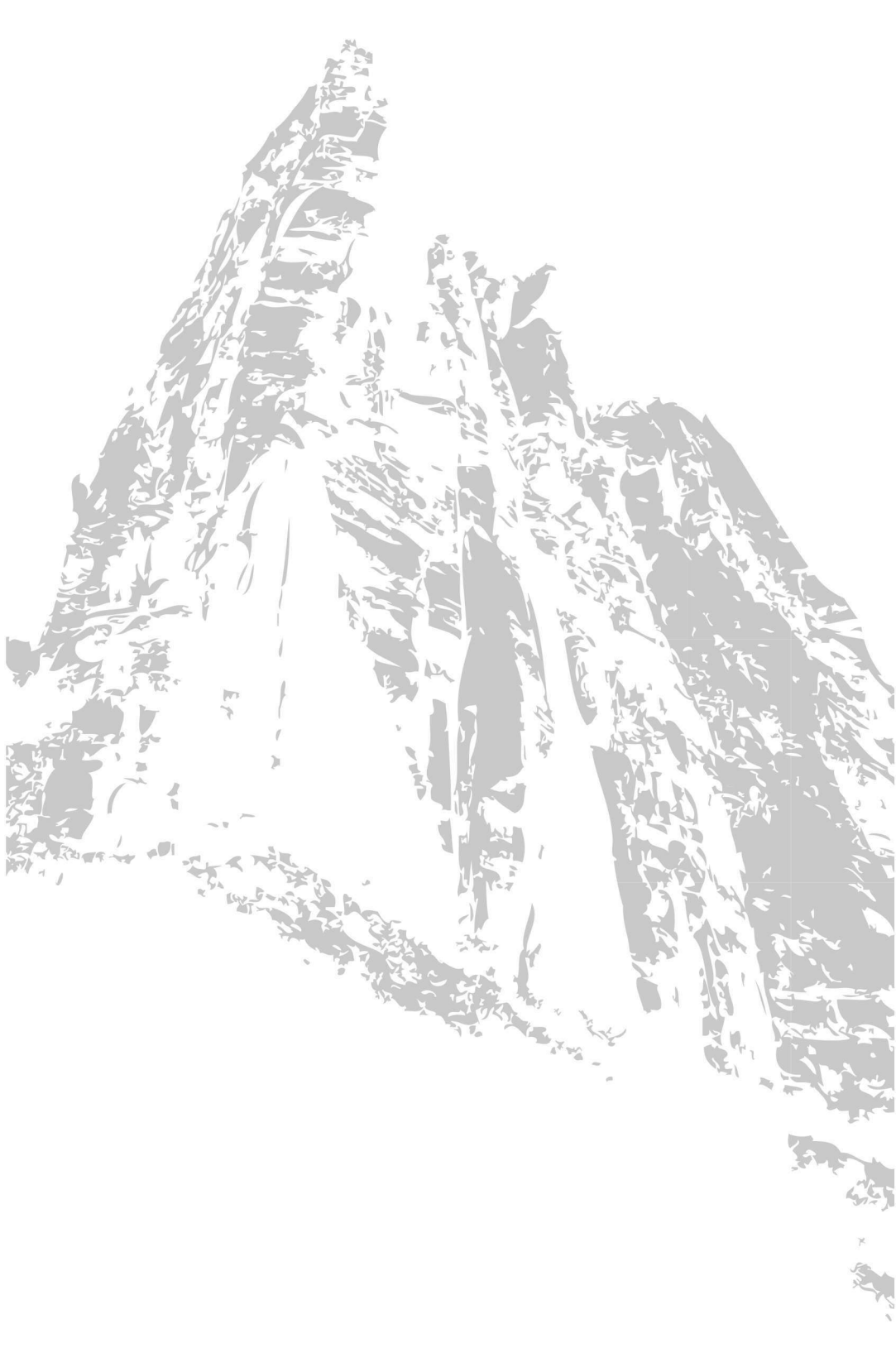
111	涩
112	蓝色……
114	无风时节
116	在西西里岛，一个古希腊剧场对中国诗人说
119	西斯廷教堂启示录
129	雪魂
130	阵亡者
131	荒诞派腌菜缸
133	那是九千个月色
135	死鱼
136	黑夜里看到一方白色
137	芭蕉林
138	脱线的书
139	一串钥匙在摇晃
141	百年孤独
142	布袋木偶
143	冬夜

144	船灯	
147	悬崖	
148	寺中扫帚声	
149	老树	
150	结网的吉他	
151	古寺	161 断稿
152	风铃	162 “法西斯”
153	灯会一阙古诗词	164 时间到了
154	蜜月箴言	166 棋的悲剧
155	西部传说	167 最后的年轮
156	羊皮筏	168 敛翅的鹰
158	石兽	169 泥石流
160	清癯的背影	176 半掩之窗
		178 乘索道缆车登泰山
		180 泰山顶听天街风啸
		182 泰山飞云
		184 冬天的花蕾

后记



1980 年在北京广播学院



干妈

—— 陕北记事之一（组诗）

她没有自己的名字

她没有死——
她就站在我的身后，
笑着，张开豁了牙的嘴巴。

我不敢转过脸去，
那只是冰冷的墙上的一张照片——
她会合上干瘪的嘴，
我会流下苦涩的泪。
十年前，我冲着这豁牙的嘴，
喊过：干妈……

我驮着一个“狗崽子”的档案袋，
到圣地延安，
为父母赎罪——
为他们有神的力量，
没有在监狱，炮火中倒下。
为他们有人的弱点，
在和平的年代也生下我这个娃娃！
为他们在语言当子弹的战场，
只会说实话的嘴巴，
被无数弯着的舌头打垮……

带色的风清扫这狼藉的战场，
我是卷进黄土高原的一粒沙。

连知青也像躲避瘟疫一样讨厌我，
丧家狗——实际，也不算难听的话。

“孩子，住到我们家吧。”

“不！我不需要听怜悯的话。”

“孩子，我们老俩口也要个帮手，
我为你做饭，你替咱担水……”

也许，这只是一个借口，
但我的自尊的天平需要这块砝码！

从此，我有了一个家，
我叫她：干妈。

因为，像这里任何一个老大娘，
她没有自己的名字，

“王树清的婆姨”——人们这样喊她……

灯，一颗燃烧的心

穷山村最富裕的东西是长长的夜，
穷乡亲最美好的享受是早早地睡。
但对我，太长的夜有太多的噩梦，
我在墨水瓶做的油灯下读书，
贪婪地吮吸豆粒一样大的光明！
今天，炕头上放一盏新罩子灯，
明晃晃，照花了我的心。
干妈，你何苦为我花这一块二，
要三天的劳动，值三十个工分！

深夜，躺在炕上，我大睁着眼睛，
想我那关在“牛棚”里的母亲……

“疯婆子，风雪天跑三十里买盏灯，
有本事腿痛你别哼哼！”

“稍些，别把人家娃吵醒，
年轻人爱光，怕黑洞洞的坟！”
干妈，话音很低，哼得也很轻……

啊，在风雪山路上，
一个裹着小脚的老大娘捧一盏灯……
天哪，年轻人，为照亮人走的路，
你为什么没有胆量像丹柯，
——掏出你燃烧的心？！

铁丝上，搭着两条毛巾

带着刺鼻的烟锅味，
带着呛人的汗腥味，
带着从饲养室沾上的羊臊味，
还有从老汉脖子上擦下来的
黄土，汗碱，粪沫，草灰……

没几天，我雪白的洗脸巾变成褐色，
大叔，他也使唤我的毛巾。
我不声不响地从小箱子里，
又拿出一条毛巾搭在铁丝上，
两条毛巾像两个人——
一个苍老，
一个年轻。

但傍晚，在这条铁丝上，
只剩下一条搓得净净的毛巾。

干妈，当着我的面，
把新毛巾又塞到我的小箱里：
“娃娃别嫌弃你大叔，
他这个一辈子粪土里滚的受苦人，
心，还净……”

啊，我不敢看干妈的眼睛，
怕在这镜子里照出一个并不干净的灵魂！

夜啊，静悄悄的夜

困，像条长长的绳子把手脚捆紧，
困，像桶稠稠的糨糊把眼皮糊紧，
困，像团厚厚的棉花把耳朵塞紧，
乏极了的身体在暖暖的炕上，
一团轻飘飘的浮云。

那闪亮的是星星吗？不，是油灯。
那苍白的头发是谁？啊，是干妈。
夜，静悄悄的夜里我醒来，
只见干妈那双树皮一样的手，
在搜着我衣衫的缝……

也许，用诗来描绘这太粗俗的事，
我一辈子也不会成为诗人。
但，我不脸红——
我染上了一身的讨厌的虱子，
干妈在灯下把它们找寻。

妈妈，我远方“牛棚”里的亲妈妈呀，
你绝不会想到你的儿子多幸运，
像安泰，找到了大地母亲！
我没有敢惊动我的干妈，
两行泪水悄悄地往下滚……

“哎，准又梦见妈了，可怜娃！”
她轻轻抹去我脸颊上的泪花。
我轻轻在心里喊了一声妈妈。
啊，暖暖的热炕上我像轻飘飘的云，
暖烘烘的云裹着一颗腾腾跳的心！